

丹宁之行

10月19至20日,陕西省交通作家协会组织作家前往在建的丹宁东项目采风,作为作协理事有幸应邀参加,这是我退休6年多来头一次参加公开活动。一方面,同行的莫伸、商子秦、朱文杰、丁晨、蒲力民等等,他们都是我十分敬重的文学前辈和老师,可以借此机会见见这些老朋友;另一方面,我尽管退休了,但触景生情,有感而发的文学心思还在。

19日早,一行二十余人驱车三个多小时到达丹凤县竹林关镇,这是丹宁东高速公路的起点,也是这次采风活动参观采访的第一站。我记忆中十多年前的竹林关不是这般景象,如今的竹林关楼房众多、街道整洁,俨然一座山中小城,点缀在银花河与丹江交汇处。

上午还是秋雨霏霏,午饭后就放晴了。踏上竹林关互通匝道,望着近在眼前的群山峻岭,云在山中飘,山把云朵藏,峰峦锦延,烟雾迷茫,好一派美丽画卷。已建好的匝道除标志标线外基本齐全,图纸上的路就在我眼前,虽然没有经历那热火朝天的奋战场面,但从相关介绍中,依然能感受到他们艰辛的奋斗历程,感受到封路、拆迁和改道、施工的艰难。

新修的竹林关收费站还未启用,以前的竹林关收费站改成了枢纽互通立交,是丹宁东高速与沪陕高速的交汇连接点。站在竹林关枢纽互通立交桥上,桥下是沪陕高速川流不息的车流,项目经理刘亚宇介绍,现在最难的拆除上跨沪陕高速的旧桥,为保证绝对安全,减少对原有高速的影响,将对两跨梁体采取顶推工艺,移出主线高速范围后再切割吊装拆除,顶推部分梁体重约1300吨,该施工方案在国内没有施工先例。

离开竹林关一路向东,茫茫天地间,奇峡深壑,万仞崖壁,施工难度可想而知。继续向前,穿过隧道就会看到山峦间的一片片森林,远处小路蜿蜒,田野一片空旷,天高、云淡、风清气。路边、山上的柿子树上挂满了红红的灯笼。放眼望去,秋色浓如酒,红叶映碧流。下车后,我们从土路踏上混凝土路,又从混凝土路踏上沥青路。每到一处,从路上桥上远看,逶迤曲折的小路通往山的深处,也好像通往未来的幸福。

从沪陕高速丹凤服务区就迎接我们的丹宁东公司董事长周宪群,一直陪在大家身边,所有疑问他都逐一解答。虽然精神矍铄,但难遮掩他内心层层叠叠的压力。工期紧张,资金困难,雨天打乱了施工计划,纵有三头六臂的本领也难施展,而沉甸甸的巨大压力驱使着他在想尽一切办法抢工期、抓质量,尽早修通这条当地群众企盼已久的山间通途。

丹宁东即丹凤至宁陕高速公路东段,也称丹凤至山阳高速公路,起于竹林关枢纽互通立

在路上

交,沿银花河布线,经土门、银花、中村至高坝店,与福银高速相连,全长38.52公里,是沿线60个村、约12万人通往外界的致富路。丹凤至宁陕高速全线建成后,将连接沪陕、福银、包茂、十天、京昆5条高速,实现陕、豫、川、渝、鄂、蒙6省市自治区国高网高效便捷的互联互通。

秋天的陕南早已换上金黄的新装,仿佛整个世界都变成了温暖的色彩,如诗如画,一幅五彩斑斓的美丽画卷徐徐展开,使人心旷神怡,丹宁东高速是藏在大山里的幸福路,也为这幅画卷增添了一道美丽的风景。森林、农舍、稻田,步步是景,秋意盎然。从洛峪互通到高坝枢纽是我们采风采访的最后一站,看到了沿途植被保护的成果,看到了新建的收费站,也看到了附近的炊烟袅袅。絮状的白云与彩霞在湛蓝的天空中悠悠翻转,若即若离,镶嵌着一道道金边,像极了天上的哈达彩带。银花河水从远处而来,勇流激荡,此起彼伏,哗哗的流水声如交响乐,像在诉说着广大建设者的奉献与艰辛,又像在祝福我们这次采风活动的顺利与完美,更像在提前庆祝丹宁东工程的圆满与成功。

通往前方的铃声

采风第一天晚上住在周宪群的老家山阳,听他讲述了这几年的酸甜苦辣,体会到了他的责任与担当,困难与委屈,做PPP项目的艰难与无奈,以及当地政府的鼎力支持与老百姓对高速公路的期盼,还有他小时候行路难的困困。周宪群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出门就是盘旋的山路,偶尔跟着父亲走几十里山路赶一趟集,才算是见了一回大世面。上小学时,见有人骑自行车从学校门口经过,他们一群小孩就追在后面欢快地边跑边喊,骑车人摁响车铃和他们呼应着,车子走远了,那清脆的铃声还会在山间回响,在耳边久久萦绕。没事的时候他们就守在路边,看有没有自行车来。来来回回久了,骑车的人一看见他们就摁响车铃,叮铃铃的铃声唤起了他们对外面世界的无限遐想……

上中学时,村里来了一群拿着仪器的人,原来是勘测道路的,不久村外修通了一条宽敞的土公路,车辆一过滚滚尘土呼啸而来,村里的娃还是跟着汽车后边跑,看谁喊声大。后来土路变成了水泥路,车多了,但却没有小孩再跟着跑了。只有那自行车的铃声,时常在他耳

采风三题

文 / 段小平

群隐隐约约响起,一次次地摇响了他对山外世界的想象与期盼。

他顿了一下说,50岁以后经常回想起小时候,那时物质上极度穷困,身处大山深处的闭塞是县城里甚至同一公社的同学都想象不到的。自己家的日子勉强过的去,可村里有些人那真是食不果腹,衣不遮体。他立志要走出大山,造福乡邻,最艰难的时候,是那清脆悦耳的铃声给了他一次次坚定的信心。

中考是他第一次走出公社到公所所在地户家垣,第一次近距离观看、触摸到自行车。怯生生地摩挲着摁响车铃,清脆悦耳的铃声瞬间环绕周身!“是的,那是我听过的美妙声音!”他点点头说,“自行车也成为了那一段时间我最向往也最切合实际的交通工具,后来中考看见‘陕西省交通学校’几个字,未加思索就报了,就是不想走路,走路已经把我走怕了!”说到这里,他笑了!笑得有些苦涩。

辗转多年后,周宪群回到商洛担任了丹宁东项目的董事长,这是一个PPP项目,其特点是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与传统项目管理运作有本质上的区别,对于有多年项目管理经验的他来说也是全新的挑战。该项目地处秦岭复地,地形地质复杂,山峰陡峭,地层多变,稳定性差,对高速路的路基、边坡、桥梁、隧道结构安全影响很大。加上桥隧比例高达79%,场地狭窄,环保要求高,建设工期又由36个月缩短为26个月,施工难度极大。

他担此大任后,慎密严谨,沟通有方,在许多看来已经走人死胡同的事,他往往六出奇计,化险为夷。截至10月中旬,总投资已完成94%,土地、工可、环评、文物、地震、防洪、水土、林地、矿山、设计和施工许可等19项手续已经全部获得审批。作为同行,各项工作进程如此之快,让我由衷敬佩。

他说,在管理项目这几年,面临最大的挑战不是施工技术和难度,不是灾害和疫情,而是内心的坚守。在遇到难、苦、烦、枯、累时谁都能退却,但我不能退,我是从这片土地上走出来的,我知道老百姓盼望这条高速路就像我当年站在村口盼望听自行车的摇铃声一样急切渴望。

周宪群就是这样以自己魅力的涓流,把成百上万的工程建设者带人壮阔的激流,渐渐汇聚成滔滔之势,把一条崭新的高速路程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的车辆穿过隧道,跨过大桥,行驶在

宽敞平坦的路上,河水潺潺,秋色斑斓,路上不时会看见一些曲折狭小的山间小路,尽管没有了自行车,但一群孩子追赶自行车的情景总浮现在眼前,自行车的铃声依然在山间回响,就是那悦耳的铃声一直在前方为孩子们引路……

从收费员到经理

今年37岁的汪飞是丹宁东项目机电工程施工单位项目经理,作为地地道道的山阳人,能在家门口为乡亲们修路,是他引以为豪的事。在这次采风中遇见他,我既惊喜,又感到意外。

2009年4月,汪飞入职安川分公司成为了收费员,因他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被选拔为收费系统维护员。他肯吃苦,善学习,业务精通,很快作为技术骨干又被电子公司选调为专业技术人员。

在丹宁东高速,汪飞带领的机电项目部承担了全线机电系统的施工任务。从计划到规划,从领导到管理,从安排到实施,从组织到检查,既要熟悉机电九大系统的功能和配置数量,还要合理安排工期;既要与项目公司汇报听取指导意见,又要与其他项目部沟通协调;既要管理好6个协作单位,还要安排好24个施工队400多人的施工节点,更要与当地五个镇沟通协调,处理好沿线群众的关系,创造良好的施工环境。

丹宁高速设置有收费、通讯、道路监控、广场照明、隧道监控、隧道通风、隧道照明、隧道供配电和隧道消防九大系统。只有主体工程具备基本通车条件,才能进场又面临工期提前,沿线断点多,工作面差等困难,汪飞不等不靠把项目部的工程师按照专业和段落进行划分,责任落实到人,要求每天上路巡查,自己每三天带队在全线往返跑一次,遇隧翻山,遇水趟河,积极沟通协调,主动寻找工作面,争取了大量的施工时间,极大地促进了施工进度。

高速公路机电工程的特点是设计工期长,施工工期短,受隧道、桥梁、路基工程的直接影响。今年8、9、10三个月是他们施工最紧张的时间,工友们开玩笑说,闲的时候天天睡,忙的时候天天没觉睡。

由于他们准备充分,方案齐全,自制的施工导图清晰,各施工队进场后忙而不乱,有条不紊合理推进。在40多度的高温下,汪飞身



交通娃娃展台 文 / 张钰婷

夕阳,最美的风景

日出,是一天的开始,也是一个新生命的诞生,是充满希望的时刻。而夕阳,则是一天的结束,生命沉睡之时,但它却不代表无尽的黑暗,而是代表黑夜来临,生命的默默生长,迎接更好的明天。

夕阳,不像日出那样珍贵,它不需要早早起床或长久地等待,只要在阳光明媚的一天下午,在工作之余,抬头随意一看,便可看见,并为之震撼。古人常用夕阳西下,思乡涌上心头,尽抒苦闷之情。但我认为,夕阳是充满美好的寂静时刻。在这一刻,不需要为白天的烦恼所忧虑,也不需要为晚上静静生长而安眠,只需沉默的度过,任凭那刺眼的金黄色在所有的物事上洒上一层光辉,是那黑暗前的最后一抹光亮。

还记得那天,阳光明媚,热浪袭人,一切都喧闹着,盛夏的蝉鸣,玩耍的儿童,在空气中跳跃着音符。黄昏时分,我站在窗前,静待那夕阳的光洒下,先是看见那红里透着金黄的太阳一点点坠落,再慢慢由红变黄,他好似着急着离开,每一个眨眼的间隙中都残留着它不一样的形态。它由圆慢慢变成半圆,再变成了一条线,躲藏在地平线下方,就要离去,却在最后一秒停下脚步,静静地洒下最后一抹余晖。这一刻都静止了,所有声音都被这光所冲散。空气中只看得见那一抹光亮在奔跑的儿童中流转,那些儿童好似夕阳的背景,又好似真正的主角,在夕阳的映照下飞奔向光,又被那金黄色所吞噬,它们发着光,好似期待着黑夜的洗礼,又好似留恋那最后的温暖光亮,一切美好都瞬间流走,宛如白驹过隙。太阳为美好的今天谢幕,毫无留恋地离开了,不论过去,不问将来,就像以往的一个黄昏一样消失,沉睡等待下一次的精彩出场。

夕阳不是结束,而是象征着黑夜洗礼后的下一个光明,是美丽而又悄然生长着一颗小小的种子,是我心中最美的风景。

(作者系渭南公路局职工子弟)



摄影 / 常芳霞



影视空间

《我本是高山》观后感

文 / 杨静

“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我站在伟人之肩藐视卑微的懦夫……”无论多少次看到云南华坪女子高中的校训,我的内心都会为之震撼。究竟是什么样的胸襟,才能写就如此的波澜壮阔?

女性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就不会有真正的文明进步。但在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仍然有许多女孩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她们有梦想,有对远方的渴望,可是贫困、偏见、陋习等将她们牢牢禁锢,于是一代又一代的“她们”,在大山里走着重复的道路。

张桂梅老师说:“救一个女孩,可以救三代人。”于是2008年,历经万难,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终于成立,这是中国唯一一所免费女高。张桂梅老师一生无儿无女,没有房子,没有财产,吃住和学生一起,她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热爱的教育事业。

我不知自己如何用贫瘠的语言去描写张桂梅老师的伟大。我知道,我如果要写

张桂梅,就不能只写张桂梅,我要写她创办女高的艰辛;要写她看到的女学生的困境;要写她家访走过的崎岖的路;要写女学生渴望读书的心;要写她如何费心费力劝家长允许女孩读书,要写她和老师们如何教育这群基础薄弱的女孩子;要写学生的刻苦勤勉;要写老师们的辛勤浇灌;要写女高100%的综合上线率;要写她告诉孩子们飞高飞远不要回头;要写她的病痛;要写她日复一日的坚持;要写她甘做大山里的一盏灯,用自己的生命照亮了一代人前进的路。

祝所有女性都可以做飞鸟,沿着航线翱翔而非被锁链禁锢;祝你们的脚步踏遍知识的全部角落,拥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祝你们拥有属于自己的成就,得到广阔的自由;祝你们不被物化、矮化,能够得到平等的爱与尊重。

君本高山,何须自扰?莫愁前路,坦然行之。(作者供职于咸阳管理所)

絮语轻谈

我的州河

文 / 周亚娟

被水吹(冲)走。倒是听大人们时不时地说,某某村的什么人去河里捞柴禾、财物,被水吹走好几天没找见,或是说尸首淹在水里了。那八成是夏日暴雨或是秋季连阴雨河里发洪水遭的孽,有人私下里说那是发洪财不得好死。我脑海至今清晰地翻涌着小时候河涨大水的情形:几百米宽的河道里,河水浑黄、浩荡、咆哮轰鸣,仿佛从西天滚滚而来的阵阵巨雷,河面上空白茫茫的雾霭,朝着天上升腾……见多了如此场面的乡亲们,没有过分的惊慌,只有些许的焦虑,他们穿着雨衣、雨鞋,在河堤上走着议论着,察看水情。五六天或十多天河水退潮,风平浪静之后,河堤内侧的灌溉渠北渠、南渠和中渠,渠水噗噗曳曳往外流溢,这时候我们就去捉鱼摸虾,烹饪解馋。

我们把裤管挽到大腿根,抹起衣袖,左右两边衣襟往腰上一绑,渠水载着慌乱的鱼儿,在我们逆流而上的双腿上碰撞着,这时候顺手一抓,不是麦穗子鱼就是白条鱼。鲢鱼体表光滑肤色深灰,但那两条长长的胡须时时会浮于水面暴露行踪,我们就用竹竿子去套它,百套百中。抓来的鱼顺手甩到渠边田地里,等返回时再去捡。平日在稻田里抓的小鱼,怎比得这州

河里的肥美,无论是生火烧烤还是油锅里煎炸,都是最诱人的美味。

后来我们长大了,知道了害躁,就不再成群结队去河里玩耍了,只在收麦季节或是暑假里的正午和傍晚,三三两两相约去河里。村子正前方的河畔,偌大的水渍岩体上,栖居着一个类似城堡的村子——堡子村。河水从岩下经过,河面狭窄水流湍急。冬季河面冰封,岩壁上挂满晶莹剔透的冰锥、冰瀑。夏季河水绿莹莹的清凉无比,那里是小伙子们游泳、戏水的好地方。姑娘们则在相对平缓、隐蔽的地方洗衣、洗澡。

八十年代中期,我在州河北岸的商镇中学上高中。有一天,教室走进一个衣着整齐,言行斯文的英语老师,他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程琳”后,一本正经地介绍说是县城丹江南岸百顷湾里的人。他强调,是良田百顷的百顷湾,而不是人们念转音的“北京湾”。我当时一听心里说:有啥牛的,不都是州河养大的,你有早涝保收的百顷湾,我有鱼米之乡的好地方。姑娘们则在相对平缓、隐蔽的地方洗衣、洗澡。

上演的刺激惊险,怕是你永远想象不出来的。村庄前稻花飘香,一望无际的田野,怕是你看电影里才看到过的。

那时候东边最远我只到过丹凤县城,西边只到过商县,现在叫商州。对于州河的印象只有从棧花的马鞍岭到商镇商山飞机场这一小段。但就是这弯来拐去的一小段,给予了我“远方”一词最初的概念。它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它有多长?途经哪些地方?发生过什么故事?再后来,我知道丹江发源于秦岭南麓的商洛山,早先因曾有个名字中带“丹”字的人在这里治过水,而得名丹江。它是汉江最大的支流,汉江又是长江最大的支流。高尔基说过:“世界上一切的光荣和骄傲,都来自母亲”,我因此萌生出无比的自豪感,我是丹江的女儿龙的传人!只是我们商洛人,习惯了把丹江叫州河,这也许因为商洛最早就叫商州的缘故吧。

小时候的州河,多像我年轻的母亲,美丽丰腴,慈悲宽厚,她用甘甜的乳汁,灌溉田野,抚育儿女,她是我们的生命之源。后来的州河,像我年迈的母亲,饱经沧桑,步履蹒跚,河水总似羸弱,愁容不展,这儿聚一潭那儿积一洼,跟人的距离越来越远。而现在的州河,河面桥梁座座,湿地露鸟出没,堤岸绿树红花,不但处处都是好景观,而且河水渐渐恢复活力,流露出它清秀清澈的姣容。“一江清水送北京”,是丹江的福份,也是家乡人的自豪和骄傲。我的州河,她将带着老区人民的祝福,带着山区人的淳朴,带着商洛人的无限向往,去滋润首都人民的心田。

(作者供职于丹凤公路段)